

發大誓願第六 （第四十二集） 2010/12/27 香港
佛陀教育協會（節錄自淨土大經解演義02-039-0234集）
檔名：29-204-0042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看《大乘無量壽經解》第二百八十八面，最後一行最後一個字看起：

「《淨影疏》曰：言能辯了，語能才巧，故曰辯才。又諸菩薩說法之智辯，稱為四無礙智、四無礙解或四無礙辯。」這一段我們接著前面第三十四願「善談法要願」，善談法要最重要的就是辯才。在一般世間學校裡面，這一門課程叫教學法，在佛法裡面講就是智慧辯才，是一個意思，這是一門學問，我們必須要能夠理解。《淨影疏》是中國隋朝時候慧遠法師的註解，疏是經的註解，他做的註解。他住在淨影寺。中國的古禮對於一個人的尊重，不但不稱名，連字也不稱，稱他居住的所在，稱寺廟，淨影寺。慧遠法師，他跟我們淨土宗第一代的祖師慧遠名字完全相同，我們淨宗第一代的祖師生在東晉的時代，這個法師生在隋朝時代，大概跟唐朝就很接近，隋唐。因為隋的年代不長，所以跟著唐很接近，我們常講隋唐。唐朝享國將近三百年，隋很短，幾十年就亡國了。他註解裡面對辯才兩個字有簡單的解釋，「言能辯了」，辯是說明，我們現在講用辯證法、理則學，在佛法裡面講因明，都是辯證的一種學問，這在哲學裡說它作純粹的哲學，這是講智慧的；了是明瞭，通過辯，然後你才真正能明瞭，這稱之為辯。語能才巧，語是言語，言語非常善巧，語言的才幹善巧。這合起來稱之為辯才。

因為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教學，這個諸位要知道，我們常常提醒。因為今天在全世界都把佛教稱為宗教，很多人誤會說佛法是迷信，我們不能不多說幾句，不能不常常提起。我在年輕的時候跟大

家一樣，也以為佛教是宗教、是迷信，所以從來不碰過它，連寺廟都不去，偶爾去觀光旅遊，看看這些古代的藝術建築，看看這個東西而已。再看到出家人做法會，超度的佛事，這給我們一個很錯誤的觀念，好像佛教專門是為死人服務的，這個誤會太大了。我學佛的因緣，是年輕的時候愛好哲學，在台灣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。方老師很慈悲，跟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，最後一個單元「佛經哲學」。當時我非常訝異，佛是宗教、是迷信，宗教裡面它是低級宗教，怎麼會有哲學？宗教裡高級宗教只有一個神，低級宗教叫泛神教，很多很多神，什麼都拜，這屬於低級宗教。所以我們把它認為低級宗教，哪來的哲學？老師告訴我，他說：你年輕，你不知道，「釋迦牟尼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哲學家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最高峰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是上他這種課才把觀念轉過來，重新認識它，很不容易！如果沒有這個緣，我們一輩子都不會跟它接觸，那真是古人所謂如獲至寶當面錯過。

佛法確實這將近兩千年在中國發揚光大，英國湯恩比講得不錯，古代中國人心量大，能夠包容異族的文化，就是指佛教，它從印度傳過來的，中國人能包容，能吸取它。佛教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，這個是湯恩比講的，湯恩比對中國文化他那一種認識，超過我們現在一般人，我們現在中國人自己不認識，外國人認識。而且他說出這種話，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，這社會問題，你看現在社會混亂問題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。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你對這兩樣東西真的深入研究，你就知道他說的話一點都不錯。問題，現在關鍵在哪裡？一般人不認識，你跟他講他也聽不懂；不要說一般人聽不懂，專門研究漢學的人他也不懂，這讓我們非常失望。

我在二〇〇五年、二〇〇六年，兩次訪問倫敦，特別去看牛津大學、劍橋大學跟倫敦大學，這三個學校在全世界排名前三名的。

我訪問他們的漢學系，歐洲漢學系的中心就在這三個學校，特別是倫敦大學，倫敦的名氣不如牛津跟劍橋，但是在漢學方面來講，它是第一，倫敦漢學的研究超過牛津、超過劍橋。所以我兩次去這個學校訪問，跟他們漢學系的同學交流，我給他們上了一堂課，跟他們的教授交流，我就提出這個話，這話是你們英國人講的，湯恩比教授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。我問他們，你們都是研究漢學的，用佛經寫博士論文，用孟子、王維（唐朝的文學家）去寫博士論文，我很佩服。他們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，我不如他們，念中國古書，所以進入這個學系，我們不需要用英語翻譯。我在課堂裡面問他們，湯恩比的話你們相信嗎？大家對著我笑，不說話。停了幾分鐘，我說，那他說錯了嗎？也沒有人回答我。最後我告訴他，我說湯恩比沒有說錯，我們把他的話解讀錯了。怎麼解讀錯了？今天提到孔孟，你們頭腦馬上就會想到四書五經、十三經；講到大乘，一定就想到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這些大經大論。這都是他們的功課，都是他們主修的東西，能不能幫助今天這個社會？真的不敢講話。我提出這個問題，你們反應的是孔孟的花果，像樹一樣，那是花果，是佛法裡的花果，好看，那個東西裡頭太高深了，誰懂？包括我們一生研究的，都未必能理解裡面的奧秘，怎麼能幫助社會？

我接著告訴他，我說花果從哪來的？枝幹長出來的。枝幹從哪裡長出來？根本長出來的，它有根，根是活的。我說孔孟的根你們知不知道？大乘的根曉不曉得？我這點醒他。孔孟的根是什麼？《弟子規》，道家的根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大乘的根《十善業道》，他們沒想到這一點。儒釋道這三個根的教育要是能夠普遍推行，社會馬上安定。要多長的時間？我們真做了實驗，過去我們在安徽廬江湯池做實驗，三個月，社會風氣完全變了，我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人民怎麼是這樣好教的。這個實驗證明了兩樁事情，我們老祖宗講

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證明這一點，人性本善；第二個證明，人民是非常好教的，只是你沒教他，你要教他，很快他就會覺悟，他就有智慧能夠辨別善惡、辨別是非，知道我們日常起心動念錯誤了。

中國這個族群在全世界最懂得教育。中國的教育起源太早了，政府正式設立官員主管教育，什麼時候？歷史上記載堯王的時候，堯舜，距離我們現在四千五百年，政府正式設立，而且地位很高。那時候的朝廷，就是政府，官的名字叫冢宰，冢宰就是總理。冢宰下面這就是部，現在講部，總理底下這是部。第一個部，司徒，司徒是教育部，管教育的。以後官的名稱不一樣，但是性質沒有變，這個體制沒改變，一直到滿清，你看宰相底下六個部，第一個禮部，禮部尚書就是部長，禮部是教育部。由此可知，在中國四、五千年，都是把教育擺在第一，你細心去觀察，所有行政都是為教育服務。所以這個國家幾千年來長治久安，靠什麼？靠教育。所以中國人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方法，這個辯才是屬於方法，有教育的經驗，有教育的成果，一個政權穩定之後，在中國歷史上差不多都可以到二百五十年到三百年。中國最長的周朝八百多年，商朝六百多年，漢四百多年，靠什麼？靠教育，只要把人教好。所以中國是什麼社會？讀聖賢書之後你就曉得，中國立國的制度是聖賢的制度，聖賢的社會，聖賢的政府，聖賢的民族，你不能不佩服。

我們對湯恩比致敬，湯恩比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的確有很深的深度，他能提得出這個話。除了中國傳統學術之外，這個世界的亂象，沒有任何方法能夠把它擺平，也就是沒有任何方法能救今天的世界。孔孟學說到底是講的什麼？我常常問大家，你用一句話回答我，不要囉嗦。大乘佛法是什麼？不用講那麼多經典，你把它的精神、方法說出來。孔孟的精神、理念，仁義！「仁者愛人，義者循

理」。義是什麼？思想、言語、行為合情合法合理叫義；仁是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一定要想到別人。仁者愛人，由自己想，那個仁是兩個人，人字旁邊一個二，常常想著別人。中國歷代的帝王念念想到人民，如果這個皇帝只想到自己，不想到人民，這個國馬上就要亡，你看每一個朝代末代的皇帝就犯了這個錯誤。法，多好！開國的帝王立下來的法，法好，他不遵守法，他就亡國；他要世代代遵守，他的國家決定不會亡，任何一個朝代都是如此。

我跟方先生學哲學，方先生曾經告訴我，他說在全世界古今中外的這個法，叫憲法，治國的大法，他告訴我，最好的還是《周禮》，就是周朝的法。他說如果周朝後世的子孫都能夠遵守的話，中國今天還是周朝，還是周。那法是誰訂的？周公。周公沒有一點私心，念念是為國家民族，為人民的福祉，沒有想到自己，沒有想到自己的家，大公無私。老師當年勸我多看看，我一遍也沒看過，因為以後學佛了。學佛，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佛經上，對這個東西就沒興趣了。但是老師跟我說的話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因為他說了好幾遍，告訴我，這個法非常有價值。我喜歡讀古書，《周禮》就沒有翻過，我喜歡是《禮記》。《周禮》是治國的大法，《儀禮》是修身齊家的大法，《周禮》是治國平天下的。《禮記》裡面記一些瑣事，關於禮的理論部分，以及日常基本的一些行為，像《弟子規》，在《禮記》裡面就是「曲禮」跟「內則」這兩篇，都是講我們做小朋友初上學的時候應該守的一些規矩，在家庭怎麼樣侍奉父母，以後都編在《弟子規》裡面。《弟子規》編得好，只有一千零八十個字，把這裡面的東西幾乎都包括到了。細說那是《禮記》，你才能夠細講。這東西好！現在人不讀，也沒有人提這個事情，所以是非常生疏。

中國傳統文化疏忽了兩百年，前面滿清最後的一百年疏忽了，

有講學的，已經沒有人做，認真去做沒有人了。曾國藩先生看到當時社會現象，世風日下，很憂慮，我們在他文章裡面看到。曾國藩那個時代跟我們現在正好相差兩百年。兩百年前慈禧太后主政，把清朝祖宗的成法，最重要的一條她把它廢除掉了。那就是宮廷裡面，這是康熙年代訂的，經常不斷的禮請儒釋道的，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學者專家，在宮廷裡教學，皇帝帶著嬪妃、文武大臣天天接受教育，才能造成康乾盛世。康熙、乾隆將近兩百年的盛世，中國在那個時候國力是全世界最強的。慈禧把它廢除了。廢除，國家大事請教誰？不請教這些專家學者，她真的搞迷信了，她喜歡扶鸞，她問鬼神，你說糟不糟糕？這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滿清亡國是亡國在扶鸞上，聽鬼神的，不聽這些學者的話，這些有德行、有學問的人，她不聽他的，聽鬼神的。所以在那個時代，學習的風氣好像還很盛，實際上已經陽奉陰違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逐漸逐漸的上升，所以曾國藩先生感覺得憂慮。

滿清亡國之後，民國成立到今天一百年了，這一百年不但沒有人依照傳統文化去做，連講的人都沒有了，滿清是末年還有人講，現在連講的人都沒有了。所以我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生疏，比不上外國人，外國人學中國的漢學、學中國的歷史，比我們懂得多。我們今天在外國，常常外國人要問起來的時候，我們不能回答。他問你一個，李太白是什麼時候的人，你曉不曉得？很多人答不出來，這唐朝一個詩人。那要問問過去典章制度，那更糟糕、更陌生了。所以中國的危機，古時候講不在於政權，政權喪失掉沒關係，我們中國傳統政權曾經被元朝蒙古人取而代之，元朝是蒙古人，清朝是滿清人，但是文化沒有遺失，一定可以復興。文化如果是被滅掉，這個民族永遠不會復興，那真的就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三個都亡了，最後剩下中國，可能中國在三十年之後，中國這個最後的一

個文明古國也沒有了。任何力量亡不了中國，只有中國自己人。不相信老祖宗了，不相信中國傳統文化了，他為什麼不相信？他不認識。這讓我們很感到悲傷的事情。今天我們有責任要把中國傳統文化再興起來，怎麼興起來？要提倡讀古文。不難，古文讀起來真有味，這真叫精神糧食。

我學佛的時候，因為佛經最晚的翻譯是宋朝，南宋，南宋以後幾乎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現了。從漢朝到南宋，八百多年，這時佛經大量傳到中國，翻譯成中文，翻的文字翻得好。我對於這個事情曾經問過方老師，因為方老師對佛很有研究，他最後跟我講佛經哲學。我懷疑的一個問題，就是那個時候大量梵文到中國，翻譯之後為什麼原來的梵文沒有保存下來？現在都喪失，找不到了，這是不應該的事情。老師聽了我這個話就哈哈大笑，我也很驚訝，這有什麼好笑的？他說你不知道，古時候中國人跟現在不一樣，現在中國人對民族自信心沒有了，從前的中國人，那種豪氣、智慧真是世界獨一無二的。他說把印度梵文翻成中文，不但意思一點錯誤都沒有，文字比梵文的文字還要華麗，還要好，換句話說，學佛，念中文的譯本就可以了，那個可以不必要了。你說這種氣慨還得了嗎？哪裡像現在中國人這麼可憐？現在中國人對自己沒有信心。

我去年在台灣治牙周病，住了八個月，到以後我才曉得，牙周病頂多三個月就可以治好，為什麼要我住那麼久？台灣有很多佛教徒要求醫生不要很快給他治好，慢慢給他治，這樣把我拖，拖得那麼久。治牙齒期間也講經，講經沒中斷，所以我也就無所謂。在台灣，政界的朋友很多，來訪問我，跟他談什麼？所以我就找了一個同修，你們去找一本《三民主義》給我看看，我好找一點談話的資料。他們給我找到了，我一看那是講演稿，孫先生的講演稿，一共好像是二十次的講演。民族主義，他一個主義是講六次，但是民生

主義是講了四次，民族六次，民權六次，民生四次，所以這個分量並不多。我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裡面看到一句話，我很驚訝，但是沒聽人家說過，這麼重要的話，為什麼沒有人講？孫先生說，他是一個留學生，年輕就在外國，對於這個世界局勢大事他知道得很多。他說外國人比我們中國強的只有兩樁事情，一個是機器，我們中國不如他，另外一個科學技術，除這兩樣東西之外，他們都不如中國人，特別是政治哲學，他們應當是向中國學習。這個話太重要了！所以我們不能什麼都學外國人。

現在外國人已經走到末路，種種危機出現了，所以外國人提出一個什麼口號？地球的末日，就世界末日要到了。末日怎麼形成的？這佛經上有，佛怎麼告訴我們？人違背了性德，這個現象就出現了。什麼是性德？中國老祖宗所講的，五倫是性德，五常是性德，四維是性德，八德是性德。今天拿這個東西講，完全相違背了，那災難就現前了。這個災難能不能化解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，只要你回頭。連科學家都告訴我們，現在大家都想著二〇一二，二〇一二這個災難的預言，全世界的科學家有一半肯定，他說會有，有一半不以為然，他說銀河對齊是有這個事情，但是不至於讓這個世界走向毀滅，沒那麼嚴重，這是另一半人的看法。美國一位科學家，布萊登先生，他說二〇一二這個災難的預言，實際上是讓地球上的居民，是一次反省、一個契機，只要地球上的居民能夠棄惡揚善、改邪歸正、端正心念，就能把地球帶上更美好的明天。這個話跟佛經上講的一樣，問題地球上的居民能不能回頭？能不能放下自私自利？能不能放下名聞利養？像共產黨所說的，人人都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，這個地球馬上就是極樂世界。

我們念這個經，這是釋迦牟尼佛為我們介紹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國土，沒有別的，他的世界跟我們地球沒有兩樣，只是他們

的居民接受阿彌陀佛的教育，人家教得好，個個都是善人。不但是善人，上善，善到頂尖了，個個都是善人。所以感得山河大地這樣的美善，超出一切世界，是人超出。為什麼人善，山河大地會變好？人心不善，它會變壞？這大乘經上常講，佛經上兩句話我們必須記住，「相由心生，境隨心轉」。境是我們居住的環境，居住環境隨著我們的心在轉。你不要認為樹木花草、山河大地它無知，那你錯了。它會看，它會聽，它懂得我們人的念頭，我們念頭善它就善，我們念頭不善它就不善。這樁事情十幾年前日本江本博士用水實驗，水是礦物，實驗出來水會看、會聽、會懂得人的意思。我們人身體百分之七十五是水分，我們心情跟整個身體會有變化，心情不好，你就會多病，疾病從這來的。一天到晚歡喜的人他不會生病，他法喜充滿，他的細胞都是快樂的；每天是愁眉不展的話，那個細胞就帶病毒了。同樣一個道理，山河大地跟著我們念頭變。所以你統統把事實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曉得，整個宇宙是福是禍、是善是惡，都是自作自受，這不能怪別人。沒有人做主宰，是自己念頭在做主宰，一念善，沒有一樣不善；一念惡，沒有一樣不惡，都在念頭。所以教育就太重要了。

釋迦牟尼佛開悟之後，一生從事於教學。這我們在經典上看到。他是王子出身，捨棄王位，他去求學，十九歲出去求學，三十歲開悟。開悟之後就從事教學，七十九歲走的，教學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。這三百餘會就像我們今天講辦班，他一生辦班三百多次，教學四十九年，一生教學，他與宗教不相干。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這是佛教裡三個學位的名稱，就好像我們今天講的，學校裡的博士、碩士、學士，三個學位名稱。這個學位人人都是可以拿到的，所以佛才說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佛法是平等的。今天釋迦牟尼佛給我們介紹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才知道西方極樂世界裡頭沒有政府

，這個世界裡頭沒有講到國王，沒有講到大臣，也沒有講到社會的型態，各級政府都沒說到，典章制度都沒有。只講到什麼？這本書看完之後，極樂世界只有兩種人，一個老師，一個學生，純粹教育。阿彌陀佛是老師，所有往生到極樂世界的人都是菩薩，菩薩是學生。所以極樂世界是個大的學校，校園。你到那邊去幹什麼？去求學。完成你的學業，畢業了，這學位就拿到，畢業就成佛，你拿到佛陀的學位。然後你會對遍法界虛空界所有不同世界裡面，你去教化眾生去了，這佛門常講，哪裡有緣就到哪裡去。

所以智慧辯才是在佛法裡頭首先要取得的，它是以智慧為中心，為體，辯才為用，辯才就是教學方法。智慧是什麼？對於整個宇宙人生徹底明瞭，這是智慧，今天我們講的科學跟哲學。我們很有幸，所以感激老師，我每天上課一定對老師行禮，沒有老師，永遠不認識。老師帶給我們一生，真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這個經題裡面「清淨平等覺」，我們的心（精神）沒有被染污，永遠住在平等，覺而不迷，這就是最高的享受，最高的享受跟名聞利養不相干。迷而不覺，這就講到迷信。什麼叫迷信？事實真相沒有搞清楚，你相信它是迷信，你不相信它也是迷信，沒搞清楚，信與不信統是迷信，一個是迷的相信，一個是迷不相信，所以統統是迷信。什麼是正信？統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相信它是正信，不相信它也是正信，我搞清楚了，你了解了。所以都得要把事實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才行。

我們淨宗往生成佛，三個基本條件，信、願、行。你要不把經典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相信阿彌陀佛，天天念阿彌陀佛，迷信，不是正信。不過他真的是好，你很走運，你怎麼碰上了，沒有搞清楚你也信他，你也真幹，那這很難得，你很幸運。所以信了之後一定要解，這就是經教的學習比什麼都重要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一生沒有

搞過法會，沒有打過佛七，也沒有搞過禪七，所有現在佛門裡的佛事活動他一生沒做過，一生就是教學。修行，修行你自己的事情，你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怎麼修你自己知道，老師用不著過問，純粹教學。所以淨宗一定要相信，搞清楚才相信，沒搞清楚我是不肯相信，我這個人從小一定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才會相信。我信淨土不容易！我最初信佛是信哲學，跟方先生學的。以後跟李老師，李老師把淨土介紹給我，教我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。我把《文鈔》讀過之後，我對於淨土不排斥，但是不相信，我還是喜歡哲學，在大經大論裡頭下功夫。

真正相信這個法門，二十年，研究佛經二十年才相信，哪有那麼簡單！所以我這個人很不好度，你沒有真正高明的老師，老師跟我辯論，你辯不過我，你怎麼能教我？我是講《華嚴經》，早年第一次講《華嚴經》，講到一半，有一天突然想起來，文殊、普賢這兩位菩薩，我們後面這是華嚴三聖，當中是毘盧遮那佛，兩邊就是文殊、普賢，他們是修什麼法門的？《華嚴經》末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善財童子學什麼法門的？經沒講完，就翻到後面，從後面看，這下發現了，文殊、普賢都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的，五十三參到最後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這個把我嚇了一跳，怎麼他們統統都歸淨土？我對淨土產生信心從這兒來的。所以是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這些大經大論把我引到淨土裡來的。我的三個老師都沒有辦法讓我相信淨土，而是講經差不多講了二十年的時候，看到大經後面統統歸淨土。看到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，發現大勢至菩薩是特別法門，這以前都講觀音，沒講大勢至，你細心觀察，它排列次序不一樣，不是按照次序排列，那就是特別法門。所以淨土講透徹、講明白相當不容易。

這一部經，我這一次是第十次宣講，這一次特別選黃念祖的註

解，講註解，希望留一套完整的東西給後人做參考。經，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；註，黃念祖老居士畢生的心血。我們晚年才遇到，成為真正的同參道友，在國內弘揚這部經，他一個人，在海外弘揚這部經也是我一個人，我們都度過非常艱辛的歷程，非常不容易！我們在美國才聯繫上的。早年李老師，我跟李老師學教，知道有這個人，我以為他已經是古人了，已經不在了，沒有想到他年歲並不高。李老師大我三十九歲，黃念老只大我十幾歲，我都沒想到他這麼年輕，遇到之後真歡喜，討論這部經裡面一些重要的問題。在佛法，一般講大乘教裡頭，信解行證，如果你懂得佛法裡修學的這種理念、這種原則，你就知道佛法完全符合科學。你信了，信了之後你理解，理解以後依照理解去修行，你要去做到，做到你才能證得，這才算是你真學會了。你要沒有真正證得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。佛法到最後就是要把證據拿來，你真正證得，不能證得不算數，不是真正成就。這個法門往生就是證果，你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真的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薩，有理論、有方法。許許多多人依照這個方法去修學，他怎麼走的？他不生病，他知道哪一天走。有很多站著走的、坐著走的，瑞相稀有，我們看到過的，聽說的不算，親眼看到的。真依照這個經教去修學，需要多長時間？在一般講，普通一般的三年。

大概也是三、四年前，深圳黃忠昌居士就做實驗，他也是聽我講經聽到的。我告訴他，從《淨土聖賢錄》、《往生傳》裡面去看，我估計至少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，他們修學的時間大概都是三年，他就走了。所以他就想實驗一下，看看三年是真的是假的。在深圳閉關，向小莉居士護持他，就是照顧他，兩年十個月，還差兩個月滿三年，他就預知時至，他就知道。真走了，才三十出頭，證明一點都不假。這個世間再有什麼災難與他不相干，他走了，

他到極樂世界去了，那個世界永遠沒有災難。這個年輕人是給我們做樣子看的，告訴你這個事情是真的。

我在美國遇到好幾個，在加州遇到一個老太太。我們常常提起來的，在加州有個同學是年輕人，不是老太太。這個人是個女子，膽子也真大，她在美國念書，畢業之後在美國教書，那個時候她在教書，已經畢業了。租了一個房子，鬼屋，半夜十二點的時候鬼就來了，來的時候其臭無比。這個同學叫甘貴穗，她的父親是國民黨時代的上將，抗戰時間。鬼就來了，來的時候慢慢就貼近她，那個樣子就是要殺她，要奪她的命。她就趕緊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一念，這個鬼距離她大概一公尺，不太遠，一公尺的樣子，他不敢靠近了。拼命念，念到天快亮的時候鬼走了，第二天又來了。我就問她，為什麼不換個房子，那鬼屋就換個房子？她說不用換，這對我有好處，他天天來督促我。以後她出家了，她美國的工作辭掉，她到台灣出家了。那絕對不是假的。那個鬼跟她有緣，總是要討債的、要命的。所以真的，欠命要還命，殺人要還命，欠債要還錢。我們明白這些道理就知道，一個人在世間想佔人家便宜一點，不可能，吃一點虧，也不可能。因果通三世，這一生當中佔便宜，來生還人，還要加利息；這一生吃虧，來生就補償，人家還來的時候有果報。所以講到佔便宜、吃虧，沒這個道理。所以古人講吃虧是福，特別是修行人，修行人對這個世間沒有留戀，我們確實想移民到另外的佛國土，往生是移民。

人肯定沒有生死，人是不會死的，任何一個人都沒有生死，身體有生死，靈魂不死。諸位看到這本書，《凱撒軍團東征中國之謎》，這真的事實，人我見過，他們到香港來看我，都跟我見過面，所說的話、告訴我的事全是真的。因為那個時候我正好到羅馬跟天主教教皇有約，我去訪問，我在羅馬就問當地的人，這個事情真的

不是假的。二千一百年前，這個軍團東征的時候死在中國，全軍覆沒。靈魂，你看二千一百年那些幽靈，現在還非常活躍，來找我。我沒法子幫助他，國內有個齊居士，這個人會幫助他，他就真找到了。他們要求給他蓋個廟，他們兩千多年都做孤魂野鬼，遊魂，很可憐，很苦！現在給他建個廟。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，這個教育把它翻成外國文，對全世界流通，會轟動全世界，告訴人，人永遠不會死的。但是這個互相殘殺，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，雙方都痛苦，何必幹這個事情？所有怨恨情仇一筆勾銷，這才對。

所以我們講到湯恩比說化解世界問題，社會問題，用什麼？孔孟仁義，用仁義的道理，用忠恕的方法。那就是說東西方今天遭這麼大的災難，都是因為把聖賢教育疏忽了。東方我們中國傳統東西丟掉了，在外國把宗教教育丟掉了，所以遭這個大災難。人沒有受過聖賢教育，做什麼樣的壞事都得原諒他，不要再追究了，所以用忠恕。恕就是饒恕他，造再重大的罪業都不要追究了，不要放在心上，無論做什麼壞事，不再提了，用這個方法，大家心才安，社會才能安定。不要讓那些造作不善的人心裡恐慌，這樣不好。要社會安定，大家好好一起來學習傳統教育，這樣就好了。傳統教育如果能夠學上半年，你的信心就恢復了，這我們在湯池做的實驗；能夠做到一年，你完全就改變了；一年之後，你學過一年之後，你再做犯法的事情，可以用法律來制裁你。現在你做犯法的事，為什麼不制裁？你沒教，沒教過你。沒有教你，你犯法處罰你的時候，這是不義，在中國古聖先賢心目當中，那是不義。你沒教他，他犯過失，你怎麼可以處罰他？教了以後，他犯法，處罰他，這可以。這是今天在整個世界都要用忠恕，湯恩比說得沒錯。以仁義的理念、以忠恕的方法，大乘是以真誠的基礎，用慈悲的方法，要原諒他。

法律原諒他，國家原諒他，社會原諒他，他還有一個東西沒法

子原諒，是什麼？因果不原諒他，那是沒辦法。因果，你作善，你來生到天道去了，你愈去愈好；你作惡，你果報在下三途。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情，但這個肯定有，這不是騙人，不是嚇唬人的。所以我們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你就知道，他如果造惡不肯回頭的話，他來生墮惡道時多可憐，你怎麼能再忍心去處罰他？不忍心！所以法是死的，不是活的，法需要人，沒有人，法不能獨立，這都是中國古聖先賢的教誨。你說法，治之端也，就是治國平天下這個法律，特別指國家的憲法，這個是治理國家的端，主要的方法。但是人，人是法之源也。人是什麼？好人，賢人君子，這是法的根，是法的源頭。如果沒有賢人君子，法被壞人拿到手上，一樣幹壞事。這個道理要懂。所以中國歷代講求的是培養人，培養好人。法是重要，但是它放在第二位，不放在第一位。人要是好人，法有疏漏、不足，有缺陷，他一樣做好事。所以中國古人就講，「以人為本」，這個人是賢人君子，不是說別的，這一定要懂。沒有賢人君子，什麼制度都不好；如果是賢人君子，任何制度都好，沒有一樣不好。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講求什麼？怎麼樣把人教好，這是政治上第一樁大事情，要把人教好。

把人教好，首先要將國家領導人教好，就是把皇上教好。諸位要看看古禮培養太子，你就曉得那用心多苦！皇帝的兒子將來要繼承王位的，從小要受嚴格的教育，皇帝給他請三個老師，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這三師。這三個老師管什麼？太保管生活教育，我們今天講健康、保健，太保是管這個的；太傅是管倫理道德教育；太師是教他的學術、智慧，將來辦事的能力，就教這個，這三師。三師都是全國最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來擔任。你看周家開國的時候，那是個典範。武王死的時候，他的兒子，就是以後成王，才十歲。這三公是誰來擔任？太保召公，是周文王的小弟；太傅是周公，文王

的二弟，他們三兄弟是二弟；太師是姜太公，這三個人負責來培養底下一代。另外再設三個少師，就是少保、少傅、少師，這三個人的階級，用現在來講是正部級的。他教什麼？我用現在的話來說大家容易懂，教練，這三個教練。老師教的，學生有沒有真的做到？他們要陪著學生要把它做到，落實。不是說聽了會念、會背，不行，要落實，要做到。所以這三個少師就等於我們現在講的教練，他是陪著小皇帝的，生活在一起，一天到晚督促他。這樣用心培養下一代。文武百官裡面的子弟優秀的，選出來陪讀。換句話說，底下一個小朝廷，皇上、宰相各部的領導人就開始培養了，培養幾十年，把他訓練出來，將來他才能接班。

所以你要問我什麼制度好？我贊成皇上，真用心！他這個緣多好，機緣多好，國家全國第一流的好老師來教導他，別人找不到，只有他們有這個機會。所以下面一個朝廷就開始培養，老皇帝過世的時候，他們來接班。生生世世都能遵守這個教訓，他這個國怎麼會亡？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以前方老師告訴我，《周禮》好，這都是《周禮》上的。他說如果周家世世代代都照這個去做的話，今天還是周朝。這個我們能相信，有理由相信，真用心，真幹，一點都不含糊。皇帝有過失，馬上就糾正，他不能不聽，念念為人民著想，你要不為人民著想，人民起義就把你推翻了。所以周朝享國八百多年。

教小孩從哪裡教？懷孕的時候就教。懷孕的時候做母親的人思想要端正，不能有邪念；說話要柔和，不能有粗暴。為什麼？她影響胎兒。所以十個月懷胎的時候，做母親一舉一動都要合乎禮法，要合禮。也就像現在《弟子規》裡面所講的，每一條都要做到，她會影響胎兒。所以這小孩生下來就好教。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媽媽說小孩不好教，那當然不好教，你沒教，從小根沒紮得好。所以你念

古書，你就曉得古人是多用心。

唐太宗能夠成為在中國歷史上，可以說是，不能算是第一等，那算是第二等的，明君，好皇帝。他最大的特長，他希望人說他的過失，看到他有過失的時候直接跟他說，說錯了他也喜歡，絕對不會處罰。這一條了不起，他天天能改過，天天能自省。偶爾也有人冤枉他，沒有犯這個過失也批評他，他也接受，不處罰人。他旁邊的人看到不服，問他，你沒有這個，你為什麼還要那麼客氣要接受？我如果對他要不接受的話，怕以後沒有人敢在我面前說我過失。你看看人家那個心量、人家的智慧。做皇帝就怕做個昏君，聽不到真東西，人家在你面前都欺騙你，都在哄你，都說好聽的，那就快亡國了。所以貞觀之治得來很不容易！

所以大乘佛法裡頭講這個修學，信解行證。無論你學哪一個宗派，無論學哪一個法門，佛家這些典籍遠遠超過一個大學，什麼樣的科目都有。三千多部經典，等於說三千多種不同的學科，任何一種都能幫助你明心見性，也就是說都能幫助你拿到佛陀這個學位，這是釋迦牟尼佛教學對我們終極的希望。不是說你拿到阿羅漢就可以了，拿到菩薩就可以了，不是，佛是希望你跟他拿到同樣的學位，沒有一點私心。所以我們肯定佛法是哲學，不但是哲學，我們現在學了六十年，近代的科學家他們所報告的跟經典上講的完全相同，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，我們這能解決。你譬如說現代的科學，研究宏觀宇宙的，他們的報告，現在最尖端的儀器觀察宇宙，實際上只能看到全宇宙百分之十，還有百分之九十不見了。怎麼不見了？我們知道，佛經上講得很清楚，那百分之九十到哪裡去了？大乘經上告訴我們，回歸自性了，這他就知道了，我們知道。

自性不是物質現象，也不是精神現象，也不是自然現象，所以你當然不知道。怎樣才知道？佛告訴我們，你放下妄想分別執著你

就知道了。放下妄想分別執著，你用真心，真心能見到真心；你有妄想分別執著，這是妄心，妄心見不到真心。所以最後這一關，科學到這裡可以說達到極點了，他再也沒辦法了，再進一步，那就要用佛法，不用佛法，他就沒方法證得最後的真相。你說從這個微觀世界，量子力學家的報告，他們研究宇宙，研究最小的原子、電子、粒子，基本粒子夸克，現在講到量子，量子也稱為小光子，很可能就是佛經上講的極微之微，物質裡頭最小的，極微之微。物質的本質是什麼？科學家現在清楚了，世間決定沒有物質這個東西，物質是假的不是真的。這個現象從哪裡來的？是精神現象累積連續產生的幻相，這他們得的結論，跟大乘經講的一樣。那精神現象從哪裡來的？他的報告是無中生有。無中為什麼會生有？就解釋不出來了，這佛法裡頭有。

所以佛法不但是哲學最高峰，科學最高峰。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，二、三十年之後，佛經會被科學家肯定是世界上高等的科學。這些科學家到最後不依照佛經這個方法，他最後那一關突不破。這精神從哪裡來的？大乘教裡面佛跟我們講的，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無明就是阿賴耶；所以「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阿賴耶的三細相。阿賴耶的三細相被他發現了。但是阿賴耶的三細相從哪裡來的，他沒有辦法，他只能說無中生有。佛告訴我們，從自性變現的，所以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他們是愈來愈接近，這難得！所以今年八月有五位科學家在雪梨，他們開了兩天的會做出這些報告，這報告前面一半是講他們研究結論的報告，我們一看跟佛法完全相同；後面一半是談怎樣應對二〇一二災難預言的問題，也講得非常好。

所以宗教要回歸到教育，這才是個真理。他們那些儀規是不是要叫他放棄？我們不要這樣要求，這樣要求會對立，做不到。我們要恆順眾生，裡面那些儀規可以存在，但是那些儀規屬於祈禱方面

的，是治標不治本。治本一定要教學，希望所有宗教都應肩負起社會教育的這個重擔。因為今天全世界從幼兒園到研究所，沒有倫理的科目，沒有道德的科目，沒有因果的科目，所以才造成今天社會動亂。這個課程非常重要，我們中國古聖先賢把這幾個科目擺在第一位，所以給中國社會這幾千年來的長治久安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宗教一定要以教育為本，以這些儀規為次，宗教對於社會就有很大的貢獻，有正面的影響，才不至於被淘汰掉，否則的話，確實有被淘汰的可能。愛因斯坦曾經做過預言，科學發達了，日新月異，將來宗教會被淘汰，只有一個宗教不會，佛教，它會跟科學相結合，這愛因斯坦說的。這些人看到了，我們不能不知道。

所以佛法它究竟講什麼？它講哲學、講科學、講倫理、講道德、講因果，都講到究竟圓滿。所以佛教是中國概念當中的宗教，我們中國宗教這兩個字意思好，但是現在大家也都模糊了，模糊就變成迷信。你們查查字典，宗什麼意思？教什麼意思？宗的意思很多，主要的有三個，第一個是主要的意思，第二個是重要的意思，第三個是尊崇的意思；教，教也有很多意思，教育、教學、教化。宗教兩個字連起來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學，尊崇的教化。如果我們把人類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育、尊崇的教化都丟掉了，這個世界哪有不亂的道理？會亂成一團！解決的辦法要把這個教育再找回來，問題就能解決。中國今天這樣複雜的局面，我們提倡傳統文化，用多少時間中國能夠恢復到太平？我的看法頂多一年。亂了兩百年，一年可以恢復，憑什麼？憑高科技。我們今天有電視、有衛星、有網路，用這個來教。每天在電視台裡面把這個課程送到每個人家裡面去，他天天在學，學上一年，人心完全覺悟了，這個社會就恢復秩序了，恢復到安定和平，對全世界亦復如是。這才是外國人所講的，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。是中國人什麼世紀？中國人

傳統教學的世紀，能救中國，能救全世界。

真要幹，還得要做個示範點，沒有點，人家不相信。我們過去在湯池做這個示範點是被聯合國逼出來的，我們從來沒想到要去幹這種事情，只是代表學校、代表澳洲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我們把中國幾千年這些老方法提出來向大家報告，大家聽了歡喜，這聞所未聞，從來沒聽說過的，聽得很歡喜。但是散會了，我們在一起聊天、在一起吃飯，就提出問題來了，法師，你講很好，這是理想，做不到！這一句話真是，對我來說是一個重棒，他不相信那怎麼辦？那不是白說了嗎？所以我就想到一定要搞一個實驗點，做出來給你看，你就相信了。我也沒有想到這個實驗點會那麼快成功，最初我們想像當中，總得要兩年到三年才能看到效果，沒有想到三、四個月，就那麼樣好的效果，我們驚訝，我們的老師驚訝。所以大家感到人民怎麼是這麼好教的？就是沒人教。這個教學成功，這是祖宗保佑，佛菩薩保佑。

我們那時候想成果出來了，如何能夠推向聯合國，到聯合國去做報告？這個事情很難，不是容易事情，沒想到兩個月之後聯合國來找我，這個就好辦了。所以這是天意，不是我們個人有什麼力量。湯池做成功也是老祖宗之德，佛力加持，我們哪有這種能力？所以這個不可以居功。聯合國找我，他們從來沒有碰過宗教，這次的主題搞到宗教，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週年，主題是「佛教徒對人類的貢獻」，這麼一個主題，來找我。還邀請我做主辦單位，這個真不容易，協辦就很難了，這一次做主辦單位。我不敢相信，因為聯合國找的是會員國，怎麼會找到我頭上？我派三個人到巴黎教科文總部去打聽，是真的是假的？到巴黎了解了狀況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找的是泰國，我就明白了，泰國是佛教，佛教是泰國的國教，紀念釋迦牟尼佛一定找泰國。找我做主辦單位，是泰國大

使向聯合國建議的，邀請我也參加做主辦單位。所以那一次活動，主辦單位是五個，第一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第二個就是泰國，泰國推薦我做第三個，後面還有兩個。我們很謙虛，把兩個都推前，我們擺在最後。

所以我們在這一個活動裡面，要求八個小時給我們做這個實驗的報告，非常不容易。蔡禮旭老師擔任主講，四小時，另外兩位老師，一個老師兩小時，總共八個小時介紹湯池。還在聯合國做了三天展覽，效果卓著。中國東西真好，感動駐聯合國的大使一百九十二個國家，這些大使都希望有機會到湯池去考察、去觀摩。這個事情搞成功了，非常可惜，我們當地縣裡面的領導沒有這個膽量，不敢接受，所以就把這樁事情推辭了，說一百多個國家大使到我們這兒來，我們招架不住。那時我就給他分批，分成五批，五個梯次。第一個梯次簽證都拿到了，我們地方領導說這是真的，這不是假的，名單傳過來了，但是還是拒絕了。雖拒絕了，他們用自己私人身分到中國來觀光旅遊，私人的身分到廬江去參觀旅遊，二十多位大使，他真看到了。所以這個不是假的。

這些都是屬於經典裡面所講的無礙辯才。無礙辯才的基礎是智慧，真實智慧，你才能把人說服。現在說服人很難，不做一個樣子出來，你就說服不了人，因為現在相信科學。科學是什麼？科學拿證據來，我必須親眼看到，親自接觸到，我才相信。所以佛法正好也是要求這一點，佛法是要求你做到，你做不到就不算。戒律你能夠做到，你就能得定，你心就清淨了。清淨心得到之後，你能夠保持一段時期，他就開智慧。古時候的中國跟印度，無論是宗教，無論是一般學術教學，都遵守這個原則，先是規矩，然後得清淨心，得一心，最後智慧開了，智慧一開，全就通達了，他都明瞭了。這裡面最重要的是放下。智慧是我們自己自性裡頭本來有的，不是從

外頭來的。所以佛在《華嚴經》上說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沒有例外的，所有一切眾生都跟佛陀、跟如來同樣的智慧，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這從自性上說的。上帝還不行，上帝說他無所不知，那是讚歎他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自性是真的，只要你明心見性，你真的什麼都通達，你都明瞭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切法都是從自性變的，你把那個能變的掌握到，所變的怎麼會不知道？當然知道。尤其是現在的物理學家，無論是講宏觀宇宙、是講量子力學，跟佛經上講的幾乎到一致了，就是最後這一關他們無法突破。精神從哪來的？無中生有，這還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所以他要通過禪定智慧他就明白了。所以他們回過頭來學大乘，那個速度比我們快，他很快就能成就圓滿智慧，那這就是佛陀教育。

這四種無礙辯，下面講「四無礙」。第一個是「法無礙」，法是「名（名相）、句（語句）、文（文段）」，名是名相，我們今天講的名詞術語；這個句是言語，這一句一句的；那文是一段一段。你看從名相組成了句，從句組成了文，這是說能詮的教法，就是教學的方法，包括所有的教科書，所有的教科書都是屬於法，你對這個通達無礙。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就想到我們傳統的這些好東西，在現前這個社會怎麼學習、怎麼運用？幫助國家、幫助社會長治久安，幫助國家、幫助社會再有一次大規模的盛世出現，那真正是領導全世界，這真的不是假的。

我在前面也曾經跟諸位提到過，我覺得這是祖宗加持，佛菩薩保佑，讓我們想像古籍裡頭有兩部重要的參考書出現了。第一部是唐太宗編的，唐太宗從十六歲從軍打仗，以後做了皇帝，念的書不多。治國沒有學問不行，要沒有智慧、沒有學問、沒有道德、沒有方法、沒有經驗，你怎麼治國？所以必須向古人去求。所以他下詔書給魏徵，讓魏徵成立一個小組，把中國古老東西，從三皇五帝一

直到隋朝，隋是他前面一個朝代，這兩千多年經書裡頭、歷史裡頭，還包括諸子百家。他們在典籍裡頭關於修身的，關於齊家的、治國的、平定天下的，平天下就是我們今天講和諧世界，你就懂了，能夠做到世界各個國家、各個族群和諧相處，這些智慧、經驗、方法，都在古書裡頭抄出來，抄成一本，叫《群書治要》。這個書編出來之後，他等於說念這一部書就是把三皇五帝到隋朝重要的東西他全讀了。這個很聰明，很有智慧，想出這麼一套東西來，這一部大概五十多萬字，編出來之後，唐太宗手不釋卷，治國就用這些辦法。所以大唐帝國這一代的盛世，這一部書起很大的作用。

可是這部書，唐朝滅亡之後在中國就失傳了，那個時候日本、韓國、越南，周邊的這些國家，在中國留學的學生非常之多。唐朝時候沒有印刷術，書都是手抄的，手寫的本子，數量不多，被人家帶去了，所以在中國找不到。《唐書》、《宋史》、元明清這些《藝文志》裡頭，連這個書的目錄都沒有，《四庫》也沒有這個書。以後才曉得在日本，嘉慶年間日本人對中國皇帝送禮，就是進貢，裡面有一套，這中國人才知道。從日本傳到中國來的，估計不超過十套，所以太少了，知道的人不多。當時，在民國初年，應該在九十年前的樣子，我還沒出世，商務印書館剛剛創辦，這些人把日本的原本翻印了，另外排版也把它印出來了，兩種不同的版本，都是在差不多八十年前的事情。這好書！真能治國平天下，我常常念著、常常想著，居然就有同修他們幫助我去找，找到了寄到我這兒來，我得到了兩套。

現在我把它交給台灣世界書局，印一萬套，我這一萬套印出來，我送三千套給共產黨，送一千套給國民黨，送一千套給民進黨，希望和平統一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另外多餘的，我會送給全世界每個國家領導人，我是希望大概每個國家可以能分到二十套。中國文

化幫助全世界安定社會，恢復和平，我們來做這個工作，這非常有意義。所以我在想著，明年我委託聯合國代我去送，每個國家送一份大禮，把中國文化傳到全世界。我這套大禮是真大，送一套《四庫薈要》，送二十套《群書治要》跟《國學治要》，送二十套。我還送一對印章，銅的，我現在在國內做，做兩百套。每個國家領導人送他兩個印章，銅印。這是放大的，諸位看到我這是放大的，這裡面刻的「神愛世人，和平天使」，送給每個國家總統的；這一個印就是湯恩比先生所說的，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，「孔孟仁義忠恕，大乘真誠慈悲」。兩顆銅印、三種書，是很大的禮物，希望全世界能夠在傳統文化裡面獲得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